吳都文粹續集

二三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五

寺廟

惠山寺記

明　錢穀　撰

黄禺

覃戎虎[illegible]義故歸七[illegible]僭稱簡牘是謂或封建

弟戎晉[illegible]侯君哀域中[illegible]斯為大然有功於國有

承後世尊而道者亦[illegible]無愧矣大聖山王者馬

乾山之神也按圖經濟沙門慧嚮謂兹山諸勝可與佛

寺雖用志彌篤力莫能逮一日冥寢山靈現曰願助千功以副斯意是夕雲驅電掣駢闐之跡遍林莽鞭扑之聲震巖谷數里恇悸詰旦陰翳潛廓靈基倏成夷廣横袤十七丈高聳二丈小大規矩混然削成其直如繩其平如砥殆非人功所能致也事聞建神之祠錫命曰大聖山王蓋旌其功而表其美也自兹以還威靈益著聰明正直鎮乎百里之境福善禍淫庇乎一方之民凡猶豫者卜之如釁靈龜疾疫者禱之如餌良藥肸蠁之應

昭昭而可驗牲幣之祭紛紛而不絶及物之惠斯亦至矣然而年禩久遠棟宇隳壞軒墀蔽乎春草廊壁鳴乎秋蛩雖靈之具存而像亦斯弊邑人陳仁紹者好善不回積財能散眡廟宇棟橈思締構以鼎新今僧主静志堅同募居人以成勝事僧顧文清瑩亦贊其能戔疏一發如石投水施利四來如川赴海凡所得者僅踰千緡於是鳩工市材揆日蒇事歲時未易斤斧告停危檐翬飛疊瓦鴛甍窗牖明邃欂櫨赫奕殿堂廣其舊制廊廡

闢乎新規門闌有制左右有序中塑神象森衛靈官威儀聿成藻繪斯煥蓋所以答神休而肅祀事也噫古之卿士有益於人者典禮尊其祀焉矧玆山王垂數百載而英烈不昧始施功而成善事終佑民而享明德建祠追號亦其宜矣前所謂有功於國有惠及民後世尊其道者受命無愧其斯之謂歟昺因訪舊胥臺薄游是邑聞其異跡缺於紀事既蒙確請不獲牢讓辭旨淺近斯為媿焉明道二年二月十五日記

惠應廟祀崑山神在縣西北馬鞍山之陽唐中和二年建宋崇寧間賜額曰大觀廟封神曰靜濟侯紹興間加永應淳熙間加昭德慶元間加顯貺開禧間改封昭惠公嘉定間加靈濟寶慶間加福應紹定間加康祐淳祐間封顯祐王國朝洪武中改封崑山之神每歲夏四月祀之永樂中廟燬宣德中縣丞吳仲脩重建祝文曰有山巍巍惟神主之有民林林惟神福之誥錫寵褒以答神休英爽如在享祀千秋

宋衛文節公祠堂碑　沈曾

朝廷崇禮先賢累下詔所在有司以時修葺祠宇除墓道使人守護如法崑山縣儒學教諭臣劉衡訓導臣章經奏故宋太師秦國公文節衛涇生於是縣之石浦蚤負經世之學魁多士於淳熙甲辰登要樞參大政中外歷任四十年所言皆經國遠謀關係世教為甚重自范文正公後繼先憂後樂之志者此其人也方韓平原之勢焰薰灼毀譽幷午今年朱元晦斥明年趙汝愚甍而

偽學之禁日迫正士接跡遠引猶排擊無所容其身而
惟重利祿輕行檢者附麗以成其私攘臂僥倖於一時
而無以為善後之計公以理亂安危之機間不容㠩具
疏利害請除之而侂胄師旦為世大戮矣尤務搜賢才
以立國長養振作以固不拔之基講求大計規恢遠圖
而復見扼於彌遠之擅國卒無以售所言夙與元晦有
契分至是乞召還而元晦已卒復移文新安梓行所注
書又請為右文殿修撰張栻賜謚於今三百年為士者

皆能言之而舊祠在馬鞍山荒涼摇落神弗寧妥民有以義起者為徙置學宫之旁俾七世孫焓居守墓在湖州者亦已蕪没不治臣衡等稽諸禮典法施於民則祀之夫立朝正色不忘規諫名誼所在急於饑渴故能克殄兇慝成謀而不居其功志雪讐恥自奮以厲不對之氣其於君臣父子夫婦之大倫至言懇切惻怛忠厚而體國之誠根於天性鄉之先達為法後進如此而歳時不修祀典有鈌使士大夫何以為風厲而世道無所取

衷焉乞量為定立時祭則象方來庶不負明詔崇禮之
盛意上可其奏命禮部參酌儀注歲時祀以牲特奠帛
為三獻禮而祠墓彼此咸為嚴禁約毋有所毀本部右
侍郎葉盛與公同里常集公遺事得其出處大節而世
遠湮沒者不能具載知縣唐素主簿胡欽為勸說協規
之士買田數十畝以助脩葺費而炲得永為世業俾魯
撰詞刻石以示遠烏乎天之生才必資於世用用違其
才則無以自見於世而論者謂南士懦緩不及北之剛

毅慷慨多大畧是以吳楚之國常不兢於中原此非定論也金源氏之方興以回山倒海之力見屈於宗忠簡公之孤軍無援而斂戢不敢南下者累年李忠定公區處天下事規模措置再踰月而畢舉勍敵為之震懾使二公終用而得盡其才將海內豪傑惕息聽命之不暇大功之成夫誰能居其右者而謂閩越南産迂儒僻士果無能為邪金源既衰北鄙多故宋雖偏安而才武雄畧之士下扞牧圉者甚衆使公柄用而得與戮力必能

集衆謀申警備厲鋭養威以作南士之氣使無忘北鄉
觀形勢而決事機進可以得志退不失乎自彊假以歲
月則大讐可復而宋室可興矣夫何髙才見踈寡謀自
用而動不相時舉天下於一擲卒之敗衂之餘没世不
振雖公之明見不爽巻如平時所料而才不盡用所可
見者如此而已烏乎天乎是曷故哉於其祀作歌以侑
神歌曰山蒼蒼兮海茫茫懐故都兮天一方中原在遠
兮不可望事往人異兮我心徬徨嗟直行以自遂兮

恥徇時而為否臧茍校功貲之得喪兮夫孰謂名德之弗昌玄雲兮翱翔靈風蕭兮來景光廩有食兮食有堂歲事修我兮我其來享時驟集而不可久兮吾將返飈輪於帝鄉

宋衞文節公祭田記

崑邑馬鞍山之顛有衞文節公祠堂歷歲久而頹壞樵牧所侵神弗寧妥邑人今少冢宰葉公與文節同里閈景仰先哲見而憫之天順辛巳任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奉勅廵撫兩廣時都憲江右劉公顯孜適廵撫江南遂與言之徙置學宮之旁為置田二十畆俾七世孫焓居守成化丙戌湖廣安陸唐侯豫叔來宰是邑之明年絃歌之餘登公堂而見其子孫之寒餒不自存者惻然歎曰吾宰是邑而先賢之後若此其窶而可弗加恤邪乃於公暇命其屬陰陽訓術龔彥中勸説好義之士各捐已資相與助成之增置常稔之田二十畆歲得租米一十四石俾其後有以葺祠宇供祭祀而田址坐落圩號

具刻於石撰詞記之以示後余嘗閲郡志衛文節公諱涇字清叔生於崑山之石浦宋淳熙甲辰魁多士居憲臺登樞要歷任三朝任中外四十餘年所言皆經國遠謀志在匡濟時雖不能盡用而於綱倫之重至誠惻怛非根於天性者不能言也及韓侂胄之柄國危亂預容謀而剪除之功居多梓行晦菴經書傳注使人知宗正學惜公不能大展於當時而淑人之功有以及天下後世者則於崇祀之典其可缺邪然公之德業雖不没於

將來而非我邑侯之矜恤其何以澤及後世夫君子之行事貴乎可繼而有以垂於無窮故崇禮於一時者未能必其可繼於他日矜恤於一人者未能必其可致於悠遠而侯也不利之以貨財而資之以土田使其子孫世守奉其烝嘗衣食足而禮義興必有繼祖風而光前裕後者出殆於是乎肇矣予忝參蜀藩歸老於家稔聞侯之盛德因其請遂不辭而為記請之者誰致仕訓術彥中也

國朝春秋二祀祝文

才全經濟學貫天人扶植世教羽翼斯文今茲仲春秋謹以牲帛醴粢祗薦歲事神鑒不昧靈其來歆

衛文節公祠祀宋太師秦國公涇舊在馬鞍山華藏寺之左後徙儒學旁成化六年教諭劉衡奏入祀典每歲春秋祀之

崑山州作新婁侯廟事狀　殷奎

婁侯廟者祀吳將軍張文侯昭丞相陸昭侯遜及昭子

揚武將軍休也按三國志漢建安二十四年孫權以陸遜為右護軍鎮西將軍封婁侯吳黃龍元年以張昭為輔吳將軍改封婁侯嘉禾五年昭卒少子休襲爵據今崑山本古婁縣張陸三侯實國於此質諸祀典後世宜有血食之奉而廟貌缺然千有餘年莫知有舉至正十三年冬十二月知州偰侯傒斯覽圖志攷典禮慷然嘆曰忠臣烈士之祭有國之所崇奉今歲所下赦書廟宇損壞俾之修葺臣斯幸得承乏此州有如昭遜功烈光

於史册而國民世逺遂失舊君之祀甚非明詔所以奬勸忠臣之意即下令以敇書從事乃相州城東北三里𡢃縣故治有叢祠一區撤而新之考三侯冠服之制像設其中文侯昭侯並位南面揚武西向侑坐又合廟左佛廬四楹為祠祀齋室俾里人教授其間繚垣四周前為崇門題曰𡢃侯之廟閲明年十月某日侯率僚友具牲幣以落其成顧羊豕所麗石未有刻詞謂奎嘗預兹議使狀其事始末以請文於作者奎觀㑹侯是舉所以

崇祀典去淫祠風厲臣子之盡忠將順朝家之美意皆可書也作歌詩鐫之樂石以示永久禮亦宜之故不辭而為之狀若夫三侯徳業之詳則有吴志本傳在咸陽教諭殷奎狀

婁侯廟

子布文武才鼎峙非本志伯言社稷臣早定西龕計霸功昭吴甸侯封啓婁地何以慰遺民於焉崇祭祀

同前

袁華

婁民尚淫祀祠廟徧村墟疾病罔醫藥奔走信羣巫椎牛釃酒醴婆娑樂神虞神不歆非類傳記言豈誣聖人制祭法有功則祀諸崑山漢婁縣舊邑禾與與婁縣名尚存在今城東隅張昭洎陸遜封婁肇自吳桓桓孫將軍仗鉞東南墟升堂拜昭母情好昆弟如策薨受顧命擁權運謀謨陳獵止酣飲禮下魏使車忠言不見聽托疾歸里閭舉邦憚威嚴卒年八旬餘伯言雖後出智畧雄萬夫權配以姪女數數詢良圖一從呂蒙舉乃修關

某書潛軍克公安徑進守宜都走倫夷陵城威休夾石
區相吳柄圖命上疏陳立儲赫奕兩侯功彌久而弗渝
太守念婁氓報本昧厥初淫祠既撤毀左道咸剪除改
祠祀婁侯像設崇屋廬復覩漢威儀清風肅貪汙遂令
此邦人車蓋相填於雨暘及疾疫走禱來于于穹碑紀
顛末大刻龍騰拏于以告來者并解婁氓愚麗牲歌送
迎萬世奠厥居

婁侯廟在縣東北婁縣封吳張昭陸遜封婁侯故人

立廟於此祀之元至正十一年廟圯知州偰傒斯重建

劉龍洲祠　　凌萬頃

曾隨薦鶚上天閽肯信荒山泣斷魂百歲光陰隨酒盡一生氣概秖詩存塚傾平地藤蘿合碑倚空岩霧雨昏縱使紙灰那得到落花寒食不開門

同前　　殷奎

改之亦豪邁生世何落落抑鬱過宮書蹭蹬乎邊畧悲

歌能無動況醉信有托新祠薦寒泉九原詎可作

同前　　　　袁華

劉君廬陵秀胸次隘九州倜儻負奇氣辛陳同俠遊西登峴首山北望多景樓長歌過慟哭志在復國讐異才世閒出高揖輕王侯奈何攀桂手不能占鰲頭肆情詩酒閒文焰射斗牛崑山非故里遂為潘宰留五十死無嗣埋骨東齋陬星霜屢變易夷墓為平疇有司重封表勒石樹松楸何人灑麥飯凄涼土一抔建祠立神主買

田供庶羞仁哉太守心祭祀亘千秋

同前　秦約

龍洲先生湖海士矯矯高風絶代聞持節去為金國使封書曾慼獻陵君籌邊英畧生前志垂世文章死後勲壊塚年來誰洒飯愁看棘樹擁寒雲

同前　楊維楨

讀君舊日伏闕疏喚起開禧無限愁東江風雨一斗酒大地山河百尺樓龍川狀元曾表怪冷山使者忍色羞

白鶴飛來作人語道人赤壁正橫舟

同前　　　　　　　　偶桓

遠尋遺墓入烟林幾度臨風感慨深草暗頹垣春放犢霜寒宰木夜棲禽清江載雨孤舟夢異國登樓萬里心泉下劉郎呼不起吟成哀些一沾襟

同前　　　　　　　　沈愚

文章人物邁時流袖拂天風萬里游黃鶴樓前江月白買花沽酒醉中秋

中原望斷獨興哀懷抱憂時鬱未開斗酒𩟔肩風雨夕為誰辛苦渡江來

劉龍洲祠祀宋詩人劉過改之過廬陵人紹興閒客死崑山其後主簿趙希懋葬之馬鞍山東齋之西岡復即東齋為祠後燬於兵元李知州偰傒斯與士人殷奎等修復之

黄姑祠題壁　　　　范氏

商飈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惟一夕

因何朝莫對斯人

黃姑廟　　高啓

農祭頻來水廟扉銀河東望失星輝天孫秋夜應相憶一去人間竟不歸

同前　　周南老

黃姑與織女睆彼河西東胡為玉山側靈姑于以降褰帷拜靈姑宛然天女容黃姑即河鼓誰能辨雌雄神亦不為誰惟民之所從有禱輒有應歲歲祈年豐

黄姑廟在縣東三十六里地名黄姑事具中吴紀聞

葉文莊公祠記　吴寛

故吏部左侍郎謚文莊葉公事英宗一作正統中為兵科給事中當已巳之變京師戒嚴公忠憤激發數日奏疏七八上區處兵事悉中機宜自是有名於時後出參政山西擢都御史南北巡撫制禦邊境功績益著憲宗之世一作成化初召為禮部侍郎改吏部而終公蘇之崑山人也既没幾二十年慈溪楊君名子由進士來知縣事自以

少知公名今獲令兹土無以慰仰慕之意適今天子初即位用臣下言撤天下佛廬之私建者君承詔而喜曰吾志可成矣蓋謂公之為人天下皆知其賢況鄉人哉没而祀於其鄉此禮也顧佛廬有當撤者乃特毀棄其像以改公祠設位於中歲時率僚屬師生拜而祀之他日托公之子壻兵部郎中虞君元凱來道其事而以記請夫世之仕者孰不急於政事有政事矣然無文學以資其識則所行者不免為俗吏之事又孰不重乎文學

有文學矣然無氣節以立其德則所能者不免有文人之譏故三者每患人不能兼而有之公之政事載於國史甚偹已不必論其書册滿家篤學考古至忘寢食所著述專以歐陽子為法純雅明正其詞藹然平生尤慕鄉先哲范文正公身雖已貴蕭然猶寒士也諂佞之徒有所倚而起者惡之不忍與接所以自處可謂重矣是以其名起於當時傳於天下而士大夫置公於國朝名臣之列此豈無自而得者特公以中歲而没使天假之

年其見於世者當又不止於此烏乎惜哉寛初入翰林雖及接公而受其誨言然不久公已去世竊以為恨而名父嘗有斯文之契者況其為此又當乎人心故雖無文猶强書而復之祠成於弘治三年二月明年正月戊戌記

葉文莊公祠在儒學後祀禮部侍郎邑人葉盛弘治二年知縣楊子器建

吳公子游祠記　　楊一清

成化乙巳冬監察御史鉛山胡君漢按節三吳過常熟祇謁先聖退謁先賢吳公子游祠祠出禮殿隘陋弗展君顧瞻盡嗟乃進蘇州府同知華容毛君瑄曰吳公大賢常熟鉅邑維祠堂僻弗稱殆非所以崇明德勵風教也盍相與撤其舊而新是圖毛君曰諾爰率諸將士弟子度地於學之東偏遂承檄任其事然本以義舉不欲勞民力時教諭天台張景元捐俸首事邑之士民尚未丕應無何蘭江祝君瓛起進士為邑令用君意勸誘屬

人聞者風動共佽助之以後為恥材甓繇埊至於工傭餼廩之資胥此焉出乃卜吉庀事命義官孫光周棠董其役隆棟厚礎既矗且安堂室中嚴門廡森列經始於丙午春三月至四年秋九月訖工議者猶病祠地前迫義官趙璧市民居以廣之由是豁然開朗視舊觀不啻數倍耕農販夫但見新祠之煥嚴而不見庸調之及已也莫不戴神之休以上之人不虞用其民為德毛君謂重建本末不可無記寓書鎮江屬予記焉乎時至春秋

王者不作詩書禮樂之化或幾乎熄矣吾夫子出始立教以振之時則有吳公邁迹勾吳北學於中國篤信不懈遂能以文學上齒顔冉為高第弟子率開東南文獻之源其有功於鄉邑甚大且當時稱名卿相謀人家國者漠乎未聞道功利之説瀾倒故以由求之賢其論為國止有勇足民也可知已公宰武城獨能以禮樂為教使當官者知以道治民為賢而刀筆筐篋之吏不得為名教所貴其為惠於天下後世甚博先民有言盛德宜

百世祀故鄉先生沒則祭諸其社尸而祝之公道德之在天下者朝廷通祀萬世無議其在鄉邑則澤潤後人不但所謂鄉先生而已為之特祠以奉祀事仰止景行之意於是乎存然自公沒千有餘禩宋縣令孫應時始剏建於慶元之三年晦菴先生為之記厥後改建於王爚鶴山魏氏記之重修於國朝之唐禮南陽李學士記之第皆僅取苟完無慮經久其亦有待於後之人乎夫祠不祠不足為先賢重輕獨以義而風化其下者有司

事也然世之為部使者所以程督其下惟錢穀訟獄期會閒是急郡縣之吏奔走不暇以應乎其上者如斯焉耳矣胡君方稽覈戎籍顧能於風化究心焉然不數月擢僉山西按察司事以去使郡邑之閒不有賢者為之宣力則其志莫可自遂且以朝廷良法美意動為有司所格懸重典以待之不事事者猶自若也況於一祠之小簿書督責之所不及者哉君子以是當有以窺其趨操之正矣若為政為學公所受於聖人之家法具在凡

吏於此而不能以詩書禮樂化訓其民士於茲而不能志公之志學公之學皆棄於公者也因以麗牲之石併著之

子游言公祠堂碑

桑悅

吾邑子游言公北遊而學孔子之道得其文學一體以歸大江以南萬世尸而祝之攸宜宋慶元間孫君應時宰吾邑曾廟於學宮之東後令王君爚加意存其後人其廟累代修葺惟祀之於家者或有興廢本朝巡撫工

部尚書周公忱及令甘君澤皆鼎新之後燬於鄰災四明之慈溪楊侯子器由名進士知邑事至任拳拳以稽古崇德為事於公之肖周其學費而婚其未匹為屋數楹以妥公神仍置田若干畆資延世祀祠成公之六十四代孫江以記求予言予觀應時嘗求紫陽朱夫子為之記凡公高弟聖門與能過化於吳大畧朱子言之已詳予何敢贅一辭獨公在當時以文學名獲居四科之列公之所為文學者當以為鄉之後人告易曰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何如其文也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是故聖人學文於天地賢者學文於聖人文學以經緯天地為極自非聖人莫能與乎斯文也然則公之文學又何如其文學哉觀其為學必欲知本燕居必論禮取人必以正大治人必用禮樂故朱子謂其敏於聞道道即吾夫子聞道是聞夫子然則公之文學乃入聖師文學之階梯又豈止言語文字而已哉若曰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游夏不能贊一辭是又以言語文字

為文學也以言語文字為文學特藝焉而已耳若公之文學誠可謂道德博文者果可以小技目之歟今去公二千餘年而世之名為儒者不過餔啜簡策糟粕為出入就使其文其學華藻如相如勸督如元凱曷足以窺聖學之一斑而況淺識謏聞之士以小才自恃不復知身心為何物甚至剽竊章句惟取掇拾科第而止以是謂之文學寧不有玷公之文學乎學公之文學必以求道為主等而上之見道卓爾則顏子之文學在是由是

優而游之不知由之乃孔子之文學也烏乎是可一蹴
而至否邪人能學公之文學則不死公之心庶幾齋心
以祀公者無窮而凡暗室屋漏之中明窗淨几之下皆
為廟公之祠宇者矣古稱王謝崔盧謂之高門然則為
公之子孫者則又何如苟能不墜家學之傳斯為公之
佳子孫予辱與公為後進願孔子而景仰於公者自丱
角以至白首亦非一日故記公之祠遂述公文學之實
以勉鄉之人并公之後人亦因以自勉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文學名科禮樂為教啓我後人儒風聿興

吳公祠祀孔子弟子子游初在縣東北一里宋慶元二年知縣孫應時別建於縣治内寶祐閒知縣王爚移置儒學大成殿後咸淳閒知府趙順孫又剏書院於郡治元建文學書院於縣東今入祀典春秋祀之

商相巫公墓廟碑　孫應時

人臣事君之道有燮成有弼輯有鎮定燮成者學術能

開太平弼輯者才能能銷災患鎮定者德望能襄大事斯三者君用之皆能致治臣行焉皆能盡職所謂大臣者胥此商有賢相曰巫咸具茲道以事帝戊予嘗攷文獻知之初雍已既立王業中鈌刑濫法弛德衰澤涸於是伊陟賛於公公治王家有成作咸乂四篇斬而復新翳而復明也故曰燮成是時也桑穀在朝昏生旦拱甚矣其妖也乃啓太戊修政明禮或早朝而晏退或問疾而弔喪桑穀自亡此之謂弼輯商侯昔有不王不享者

於是效順越三年遠方重譯至者七十六國聲靈赫烜國本敦固號曰中興此之謂鎮定至祖乙時子賢紹武殷道復興烏乎事是君者效勞於無事之時易也於艱難危厄之際而能斡全曲成者難也太戊立商祚中葉而祖乙殆甚公父子克忠以濟時艱一道允成天豈幷毓忠良於巫氏以興商乎或者英賢感氣運而迭起理自然歟嘗攷越絕書虞山巫咸所出梁蕭統云虞山巫咸所出又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巫咸冢在虞山上子賢

亦葬其側由是言之公父子邑人也而地志謂山西夏
縣有巫咸頂相傳公嘗隱此況嘉定中鄉人掘地虞山
西麓名青龍山嶠山有腹岡得古碑八分書刻商相巫
咸冢凡五字前令王公爚文治有餘搜巖剔埜以存亡
繼絶為事念吴之先賢莫出公右作廟此山之腹岡於
山頂則修墓焉春秋祀義起後人應時又恐去世既遠
而成功泯乃礱玄石為文辭以為後世詔辭曰　於赫
殷商業肇武湯中世有嗣王朝内拱祥桑桑枯徳政良

良臣輔匡國勢熾昌作式四方四方既襄公艾成廟廊殷土芒芒誕降虞山陽山腹有圖靈氣奮揚千載聲亡碑文孔章新廟於石旁駿奔靡遑厥功難忘酒清肴香曰公之故鄉鑒此烝嘗

常熟縣新建鄉先賢巫公祠記　陳寰

虞山者吾常熟鎮也其東南椒麓形勝尤倍丹厓青嶂溪河逆折縣城址故環之緣為西關萬井聯輳有仲雍子游墓有老子祠麓有致道觀觀内有七星古檜有梁

昭明太子讀書臺有宋學士丹井銘歲時習朝儀於此為祝聖道場其西有東嶽廟有張許關劉諸忠臣祠當觀廟閒地稍隙鄉民據之列樹鑿壙死將葬焉嘉靖戊子冬大巡撫荷峯陳公行縣至常熟先是吳公子游以縣之先賢故别立專祠於文廟左公既謁文廟則謁子游祠見商相巫公咸與其子賢亦皆鄉賢設木立廡下乃退坐明倫堂進一高等生俾講巫咸故實既畢復進一高等生俾講子游畢乃諭之曰巫與子游世次前後

若此今爾縣崇奉鄉賢而列巫咸父子於子游兩廡於義何如瞻享既忒神必靡寧此固我官府責然事在學校亦漫無建請何邪諸生皆稱謝因再拜言曰昔宋嘉定間人治地青龍岡下得碑纔五大字曰商相巫咸冢皆古八分書縣令孫應時遂建祠宇碑記尚傳今青龍岡地雖莫可考然秪在山麓無疑於是爭舉鄉民壙地僭踰非制請褫為祠甚當公乃付之縣令胡君君因出公帑償鄉民價命歸壙石留其內門及堂廡橋道後建

正殿以奉二木主前臨通衢作石門表曰商賢相巫公祠明年夏落成縣士大夫及齊民日相率往拜但見崇山幽林明秀森鬱高臺素甍與松林竹石相掩映莫不深副情佇慶忻頌美胡君與二令洪君能君輩以褱先嘗從史官後請纂言述故鐫石祠中永示後世褱不可默竊惟古稱鄉先生没可祭於社若公父子則豈惟鄉先生乎哉昔者周公嘗告召公曰巫咸乂王家而朱子集楚辭注又謂公古之神巫聖賢稱論蓋因事有指一

以道言一以術言夫道有大小術有邪正道固可該術而術不外於道今如周公朱子所述則其道非小道術非邪術皐夔稷契之所行義和仲叔之所明萬世而下欲以輔世相君與夫推玄運測化機者孰非巫氏家傳之學哉即其有功世教如此雖天下皆祠殆亦非過況於所生之鄉而今且弗稱固宜當道諸君考世申義而不能已也烏乎殷商之臣自伊傅外顯名後世者要不多見而孔門弟子江以南無聞焉今常熟海內一邑而

商周人物已盛若此豈非東南之光乎為縣後學者景行先哲求無仰玷將若何而可哉遠勢忘利反身踐實蓋不必追述咸乂而所以為道術者必大必正不徒事文學之末以僅取科第而所以為臣子者必恭必敏以勵行等而進之以希聖賢如是而經傳遺教以及今日祠祀之新庶無負耳苟不能自振拔與時俗溷焉則東南西北往來具瞻身過祠下而必推之其能靦然也乎褱敢敬持是說願從邑之後賢同悉所戒勉哉

巫咸祠在虞山之麓

宋周孝子廟碑　錢通

凡人位天地閒居百靈長是其果何道以致此哉其必有以配天地而異乎百靈者也亦曰道而已矣然則道何先曰孝而已矣是故孝者冠百行首衆善亘古今而不息以之為家則家化以之為人則人從以之為祭則天地百神格以之為事則無有所處而不當故曰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既至而所推無難者矣琴川有故

周孝子廟志傳孝子者諱容家世琴川人生有宋乾道間早失所怙事母朱氏克備孝道凡鄉里義事力所能為者必極意以先之如釋已負人咸德焉至淳熈間先母氏歿既歿之明日即降於家告其母曰兒神矣復自矢曰某雖死當必輸忠朝廷盡力鄉里不能蠢蠢隨草木腐也淳祐初鄉貢進士邑人陳權簿等感其神謀祠其像於邑東南隅即今之廟是也凡遇旱潦疾疫疑所不決者必禱焉有禱輒應越十有二年壬子國子監進

士邑人趙必𨰻等遂條其實跡之驗於時者數事上尚
書省奉勅賜額靈惠自後神益效靈後元泰定五年報
恩寺僧耀觀主檀越楊公復募建前軒并後寢若干間
以位神考神母神之居始具我朝洪武初有事於祀典
而有司亦上其事既加稱號仍賜每歲九月二十一日
神誕焚帛令有司率鄉老士人以祭神用答神貺琴川
之民信神者如信父母歲而拜禱如賈赴市廟之旁紫
蘇山積蓋人得此以愈疾緣神母生時所餌以嘗愈其

疾也烏乎孝之所推有感於人若此哉雖然若人之所以為神者以克孝也朝廷之所以封祭者示勸懲也而人之所以奉神者以其靈也嗟乎奉神之靈不如景神之行慕神之明不如體朝廷之情是神之所有望於人亦朝廷之所大惠斯民者歟洪武壬戌住祠里人隘廟貌之弗稱也既建明堂二間以廣神棲已巳歲國子監生趙維字士綱北平真定府趙州高邑人來賛是邑政平訟理有禱必應歲時躬謁祠下以神之事跡未著立石

以張神之靈并志其事之始末以求余銘謂若神孝行之實蓋必有大過於人而不止乎是惜乎志畧其說史失其傳焉有墓在今縣鄉之四十五都虞山之陰銘曰

厥惟生人孝居德先一本既立百體斯全如水流濕如火就燥已既有神推無不報曰周孝子樹本惟良德專有事慶衍無疆輸忠盡力視人猶已厥誓弗違死而不死國有顯祀人欽緒風廟貌峩峩歴世惟崇洪武二十二年歲在已巳春正月吉旦鼓城錢通撰

海虞孝子祠　　吳訥

峩峩邑城裏云是宋周容父歿居田里出妻躬養母子孝母心喜子歿母復亡錫封崇廟祀寥寥二百年流俗日彫靡歌詩弔英靈純孝今誰似

本朝祀廟祝文

德成於已孝感於天旌之祀之敦我民俗

周孝子廟記此廟在郡城孝友坊内　　吳寛

姑蘇城東南隅有周孝子廟廟始建於常熟在宋乾道

閒邑人周容奉母朱氏有至行人稱周孝子且勇於為
義見罹患難者拯救之恒恐後既殁一日降於其家以
已為神告其母且曰兒願為國効力以保護鄉閭後果
如言終歲民無災患遂相與廟事之其後淮南大疫云
有往施紫蘇湯者全活甚衆淮人渡江酬之偶見廟貌
始知為神事傳民閒凡病者禱訖汲井投紫蘇煎飲即
差既七十餘年進士趙必鉘等因具其事又以除蝗驅
虎救水旱寇盜等顯迹數條上於官朝廷特賜廟額曰

靈惠實淳祐十二年二月也歷元至國朝秩於祀典縣長吏率僚屬歲一祭之不廢若蘇城有廟歲月已遠莫能考其創建之由豈常熟為蘇屬邑蘇人亦冀其神靈波及郡中以事之歟而近自景泰甲戌歲吳中大侵民饑而疫作相枕藉死禱者取水煎飲如法亦多獲生民益神之自是凡有所求者爭趨廟下每旦庭廡如市顧其廟既卑隘禱者益多至無所容足旁有王英者自其父謙以來再世守廟以精勤稱謀欲改建而不敢專其

事則與里正李忠周圯輩言於縣於府既如所請且下帖文俾英專守勿懈而募財於衆一時施予者踵接而蘇衛千户陳俊等更割地以廣其址乃以成化九年十月興工又明年廟成廟故西向始易以南爽塏端整有堂有室有垣有門覆井有亭焚楮有壚以至象設器用亦無不備他日郡人嘗德於神者相率言其事可記英遂礱石乞予書之自昔吳越多淫祠唐狄梁公按行江南悉斥去之所不去者夏禹太伯季札伍員四廟而已

君子蓋深與乎斯舉然祭法謂法施於民以死勤事以勞定國能禦大災能捍大患者則有祀今孝子為人雖非若古人之法施於民也然使里之悖逆者聞其風則愧而改行雖非若古人之能禦大災捍大患也然使里之疾沴者感其靈則安而獲福廟而事之豈不宜哉噫梁公既往吳俗益甚其尤可嘆者家自為廟祀非其鬼人小有疾則指以為祟往往殺羊豕以大享之其歌謳懽笑俯仰跪起類乎生人之燕而卜筮巫祝之徒假以

獲利者皆是曾謂孝子肯享其祀乎而人亦敢以其祀祀孝子乎予嘉孝子有補於世教也有益於民命也有合於祀典也於廟之成不能已於記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吳寛撰奉直大夫南京兵部員外郎李應禎書并篆額成化十四年九月廿六日立石

周孝子廟在縣治東南百步孝子縣人周容事母至孝歿見夢於母曰兒已為神當輸忠朝廷盡力鄉里

宋淳祐初邑人鄉貢進士陳權簿建祠祀之淳祐十

二年進士趙必𨰻上其事賜額靈惠洪武中封周孝子之神每歲九月祀之

張旭祠記畧　張著

張旭字伯英吳人也生有文藝好草書嘗為常熟尉及卒為邑學土神往往吏於學者惟其人則相之以安且顯其去非其人必傾之或弗終厥任或出即覆其所利或遂以滅亡其報之捷於影響至正乙亥秋八月天台陳君敬德來為教授誓神以不私居無何有不得肆其

欲者謀敗君弗遂由是人皆知神之有以默相者焉吁唐去今幾四百年神之靈貺如一日則後今日其有既乎

張旭祠在學門内祀唐縣尉張旭

甘泉龍神祠禱雨記　鄭元祐

吳概以水為國東出而為吳江其州郭低窪人烟聚落於浦溆之間洲渚之上州既左江右湖雲濤烟水其為神龍之宮靈怪之宅尚何異哉自非神龍依人以著靈

而人托龍之麻以為命則其四封之內呼吸而詔之者
故何難哉州之東行涉江湖而為梁者相望獨第四橋
之下水最深味最甘色湛寒碧唐陸羽嘗品第之入茶
經則其異於衆水也必矣世傳有龍居之州人即其橋
之北水之中沚建祠以享龍謂之甘泉龍神祠其來蓋
甚久矣至正三年夏大旱田禾焦然將就槁時髙昌巴
延實勒公為達嚕噶齊憂心惻然乃捐已俸市香蠟宿
齊戒躬親祠致於昭靈觀道士富如心乞為壇墠籲天

而公躬率幕僚胥吏之屬悉徒步謁神祠下再拜稽首為民請命富君乃用其教法役神召龍鍊鐵符投橋下符纔入而雷自水起玄雲四垂雨即隨至公驚喜以手加額曰神明不遠如此哉船迎龍水至州署有赤鯉躍入船中雨既告足即昭靈醮謝比竣事復迎牲祠下合樂大祭以答靈貺州遂有年於是州之民讙然言曰吾州依龍以為命故水旱必禱然未有若我公誠心懇至一念之頃神人孚合其響應若執左券交相付者其故

何哉於是遂昌鄭元祐曉於衆曰若知公嘗為泗州長尹乎天久雨泗之民將為魚公箋詞以請於上帝其詞有曰甘減一紀之壽祿願起百姓於泥塗詞焚而雨霽然則公之臨政愛民至於不惜身命有如此者爾民亦知之乎於是州之民悉公之心戴公之惠其恃公以為民命也有所在矣作甘泉龍神祠禱雨記

本朝二祀祝文

松陵之南具區之衝衆水所聚神龍之宮欽承聖代祀

典尊崇歲時旱潦致禱必從波濤不驚利澤無窮兹當
仲春秋式陳常祭神其鑒之

甘泉祠在吳江縣治南六里石塘第四橋北祀龍神
也

重建三高祠記 陸釴

寶祐丁巳之十一月余友曹良朋為吳江之五月也謀
新三高祠明年二月成三月書來屬為之記蓋自吾為
序也或來質焉河南程氏論高尚之道有四懷德不偶

而高潔自守知止知退而自保者量能度分安於不求
知者不屑任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鴟夷子相其君伯
扁舟去之可以為知退矣羹蓴膾鱸筆牀茶竈張季鷹
陸魯望豈真嗜之為大司馬掾摶刺二州非不求知於
人與不屑天下事也直懷德不偶爾夫功成而退高矣
不偶而去奚其高良朋曰不愈於不去者乎或又曰是
三君子者知幾而已否則大夫種顧常侍鹿門子之倫
彼非自高人高之爾人羣然高之則靡然從之有天下

者何利於此殆不可為訓良朋曰天下無人乎哉吾惟知夫世之人不可一日不慕三高而吳人之不可一日不葺其祠也遂慨然為之不疑祠在慶歷閒寓繪事於長橋稍遷於鱸鄉亭最後徙今地邑人王份別墅之雪灘也居故偏小不與地稱而地亦偪仄不與人稱韻人勝士往往病之然而制令者誰而百年於兹無動心者夫邑所以名以有三高也三高所以名有風節也不此之為吾真俗吏哉今地僻而屋顯且君家遠祖在焉願

有述予方斥歸非事言語時謝之惟謹其年五月以事渡淮道松江艤舟祠下良朋要即其所都雅殊甚入而謁肅如也三君子者不樂於斯乎泉香菊羞不與包山洞庭相終始乎堂昔為閒者三今挾以廈二有朝夕汎掃之居軨軒敞其前有展酹者陟降之地兩廡翼之蔽以亭亭之南為榭下臨雪灘旁帶垂虹復有臨望泛浮之便可觴可咏可奕可釣不與祠褻此最令君用精神處也予憩永日不忍去清風自生翠烟自留左江右湖

雲山水樹電留而千態矣鷗掠而飛征帆倏乎去來葦聲作秋菱歌起而俄歇莫不一一有思及乎月淡而漁燈起夜寂而水怪呈疑三君子者逍遥其間可揖而致特未見春紅鬬妍秋空紺徹雪之朝雨之昏何如也噫嘻可想而知不此之記吾亦俗人哉良朋永嘉人朋鼂其字也府主觀文殿學士趙公與簋捐緡錢遷隙宇以相之份之孫臬亦獻地以廣其址云其月既望山陰陸壑記資中李仲熊篆額良朋書

三高祠記

石處道

越相范蠡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卒平强吳報國積恥引兵北渡號令諸侯以尊周室使其君伯於當時乃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乗扁舟浮五湖由海適齊晦其姓名自謂鴟夷子皮晉張翰有清才善屬文初入洛都齊王冏辟為大司馬東曹掾觀時紛紛明能見幾思菰蓴鱸膾棄官歸吳嘗語人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任心自逸曠達不拘號為江東步兵唐陸龜蒙

舉進士不中自從張遊歷蘇湖刺史皆辟為佐還隱松江講學益勤多所論撰尤長於詩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耕釣往來不交流俗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吳江有古畫三軸筆法頗工傳者以為真前人作堂於斯就圖其壁目為三高繪事滅裂稱號舛差不崇不嚴人玩視之余至官佐貳咸謂此宜葺久矣於是像而祠之三人者金玉始終異代同趣遺芬餘懿溢於無窮可以懲貪而導廉可以激俗而勵時後世有識

之士莫不樂聞其風而想見其爲人然則肖形辨位因故增新使人得以致其敬焉亦禮之莫敢廢者也元符三年三月三日端溪石處道記

三高祠田記　陸元吉

三高祠石湖范公一記盡矣所謂清風峻節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而天下同高之邑人獨奉其烝嘗者蓋有自焉宋乾道間徙建其堂於雪灘像而祠之垂二百年南北士大夫仕於州者初涖政必謁拜又率州之士民

長老集於堂下以修祭祀禮閲歲悠久棟梁榱桷寧免傾圮非以嚴祀事而崇聖化也故鄉老耆皆謂元吉為魯望先生遠裔居先生之里乃圖辭見褒舉於有司乞以元吉主奉祠事既而江浙儒司申命於國子監始得請焉於是設掌祠各一人以佐其事元吉祗奉以來其敢不加謹然每念時祀有恒則棟宇必葺其所能者可不為謀遂置吳江田五十畝歲入租三十有二石為堂之公費又慮奉祀者無所憑為具詢州之學官地為儲

頖以請而遂設之益籍以教授印用防出納也鄉黨以為然俾予直書其事刻石以傳永久由今而後庶所為烝嘗而修飾者自有不容少怠也其畆數之詳具見公文之副墨云泰定元年八月吉旦主奉陸元吉記

重修三高祠記　趙均

吳江城南之雪灘有祠曰三高始自舊宋以祀越上將軍范蠡晉大司馬東曹掾張翰唐右補闕陸龜蒙堂陛虛敞門廡完偉前瞰太湖俯臨垂虹有堂翼然中肖三君

像祠貌肅如也春秋仲丁州之官僚率邑人致祭於此比年屢更兵燹垣墉四室蕩然成墟堂雖僅存瓦缺榱崩不蔽風雨而三高像亦廢亭有舊碑穹立草莽中荒穢滋甚歲洪武戊申夏五月知州孔侯謁祠慨然曰三高先賢也矧嘗棄官歸隱清風峻節異世同符相望於松江太湖之上有勵士君子出處進退之機今祠宇弗稱豈非缺典同知詹君州判熊君吏目李君合詞贊曰此吾同寅之責不亟治殆將摧毁幾盡有廢祠祀遂庀

工命徒筮日肇事斬木伐石廓新輪奐侈不踰節儉不
失度與舊制等踰月而克有成且屬趙均記之噫三高
泥塗軒冕脫屣世事自放於江湖閒以盡天年其明哲
而知幾者易曰知幾其神乎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三君有焉至若敦薄俗振流風深有補於名教不惟邑
人高之天下古今莫不高之是宜祀事孰曰不可因識
歲月梗概勒諸石若夫三高行跡具載史策茲不復論
祠之剏改顛末則有舊刻之碑石在亦不書孔侯名克

中字庸夫闕里宣聖五十五代孫世家曲阜同知詹君名文質字子儀家濠梁州判熊君名以德字亦如之君山南之中興人吏目李君名友仁字文友廣信人云是歲六月既望大梁趙均記

三高祠記　　丘齋

蘇郡吳江縣有宋時所建三高祠祀越范蠡晉張翰唐陸龜蒙蓋取其功成身退扁舟五湖駕秋風而思蓴鱸逸江湖而召不起皆不溺於功名富貴脫然高隱清風

峻節可以風厲士習貪饕而不知止者是有益於風教也禮有功德於民則祀之次而忠臣孝子節士烈婦可範後勵俗亦祀之者必仕於其地產於其鄉人所向慕斯為有益風教如張翰吳人龜蒙居松江甫里而吳江祀之固宜也至於范蠡南郡華容人事越王勾踐初勾踐興師伐吳吳王夫差發精兵擊勾踐於夫椒遂圍於會稽勾踐用范蠡計令大夫種以美女寶貨獻吳太宰嚭勸夫差罷兵而歸勾踐子胥諫不聽以死勾踐歸國

苦身嘗膽欲雪會稽之恥秣馬厲兵二十餘年始興兵伐吳遂棲夫差於姑蘇之山夫差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勾踐勾踐不忍欲許之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其可逆天乎勾踐聽蠡言遂平吳地夫蠡之謀實於越而於吳則讐也今吳江之民得非吳之遺民乎安有遺民忘恥祀讐而可以風勵士習乎雖有不仕之節扁舟五湖之高於吳民何向慕焉昔夫差欲歸勾踐子胥因諫不行被讒譖之而賜死

今吳民世祀子胥以其忠吳而有功於民則於義裁之蠡亦胥之讎豈可同祀於吳地邪宋之建祠元之增修本朝載在祀典范成大亦嘗為記時未質以吳之遺民忘恥祀讎之事故因循數百年未釐正者無乃反傷於風教耶余叨守郡因閱祀典至三高祠祀蠡事揆禮度義實未攸宜於是下議於郡之碩儒士夫相與許確倘予言為是將疏聞於上用黜范蠡更是祠為二高祠云

三高祠贊并序　　石處道

范蠡去越適齊自謂鴟夷子張翰縱任不拘時號江東步兵陸龜蒙隱居松江稱甫里先生長橋東南舊有小堂圖三人於壁元符三年春始塑像祀之因稍正其名號而記其始末復作賛以美焉

范之三徙才維所施功就名顯國伯家肥進退在我卷舒隨時鴟夷為器盛酒以皮多所容受弛張咸宜達哉若人實亦似之

季鷹曠達清才絶倫見幾未然棄官如塵任心杯酒適

志鱸蓴脫身於難篤孝於親步兵之流江東一人行不越禮尤得其人

魯望高放身與世踈心專論撰跡寓耕漁饘粥不足辭章有餘江湖游隱惟我故居召命雖至其守莫渝先生如在甫里邱墟

三高祠咏古三首　劉季孫

太湖際天碧浩蕩浮萬象中有洞庭山天作蓬壺樣蘆葦秋蕭蕭時聞發漁唱清風如可尋明月迷所向有人

在扁舟髮白意夷曠扣舷了不顧出没信波浪心已類
水石何由知得喪遺名至如今自古惟越相初為呉都
囚君后憂醢醬忍恥人謂愚祈生世知安阨癯脱萬死
歸國竒謀剏行師舞羣姓下令躍諸將夜半覆姑蘇夫
差始悲愴安側寛晷刻反掌成伯王江山入會稽功高
誰與抗寵利遠禍敗忠臣半誅放遯去舉邦求君王鑄
形狀寂寥數千年相見霜縑上
吳江淨如鏡吳艇輕如飛吳山遠如畫此景天下稀秋

風曉瑊瑊秋雨涼霏霏誰將菰菜擷正是鱸魚肥時有
季鷹者懷此知所歸浩歌有餘樂飄忽雲邊衣亦聞有
富貴大第嚴朱扉食必列鐘鼎侍妾鳴珠璣簪裾望顏
色賓從生光輝一言轉造化枯朽生芳菲福深禍亦稱
顛覆始知機斯人悟兹理弔世潛歔欷浮沉顧寵禄安
能與心違滄波浩無際草木情依依可以恣幽步白雲
藏釣磯靜引一杯酒高歌憐昨非數峯太湖上斜陽明
翠微虛亭展遺像想見猶忘機

人物盛東南莫如吳郡陸漢季逮唐來班班聞史牘門
廷迭輝赫龍虎爭馳逐風流郁蘭桂氣象鮮車服魯望
乃其裔清標映宗族文章及者鮮意趣超然獨寧從一
瓢飲不枉萬鍾祿雲烟謪巾袖星斗粲胞腹來居笠澤
旁蕭蕭數閒屋廚中甑起塵筆下珠盈斛吟須僧舍題
醉就友人宿醒將太玄解卧把離騷讀心惟近漁釣迹
亦混樵牧韻高誰可聽皮子往還熟唱酬數百篇名流
必雌伏業書頗有道不賦長沙鵩晩泊松江上遺圖見

眉目分明孤鶴姿軒昂駭鷄鶩

題三高祠　　楊友夔

長橋度已盡有亭枕江湄常時閉其門為問居者誰范蠡具明哲功成學鴟夷烟波五湖上風月一西施張翰輕紱冕歸及鱸魚時生前一杯足何以身後為曾望棲甫里有田常苦饑不應州縣辟鬱此胷中奇並為吴越人名與日月垂相去二千載乃今同一祠壁間面如生凛然人在兹我本江海客於焉起遐思死者不可作來

者詎可期手持一釣竿浩歌孰從之

同前　郭紹彭

三君異代同清節百世流芳共一祠豈但吳江誇美績要教今古慕英姿寒江釣雪堪供膾夜月垂虹直可騎著脚豈容成默默秪緣題好愧無詩

同前　袁聘儒

功成但可將身去逃難安貧適所遭三子有靈應共笑一時何意故為高

同前　劉寅

江流東去日滔滔誰把功名等一毫若使今人同古調
不應江上只三高

人謂吳癡信不虛建崇越相果何如千年亡國無窮恨
只合江邊祀子胥

同前　姜夔

越國平來頭已白洛陽歸後夢猶驚沈思只有天隨子
蓑笠寒江過一生

不貪名爵伐功勞勇退深虞後患遭甫里閒居耕釣樂
范張高處陸尤高

同前　　陳孚

君不見洛陽記室雙髩皤不忍荊棘埋銅駝西風忽憶
鱸魚膾歸來江上眠秋波又不見甫里先生心更苦河
朔生靈半黃土夕陽蓑笠二頃田口誦羲皇思太古二
君隱淪豈得已一生不及鴟夷子吳宮鹿走越山高脫
縷經濯滄浪水丈夫此身繫乾坤豈甘便老菰蒲根古

今得失一杯酒我欲起酹汀鷗魂

同前　　高啓

功成不戀上將軍一舸歸遊笠澤雲載去西施豈無意

恐留傾國更迷君

洛陽忽憶鱸魚肥便趂秋風問釣磯猶悵季鷹辭未早

不邀二陸共船歸

鴨羣無食水田荒風雨孤篷載筆牀猶有新詩驚太守

醉中揮翰木蘭堂

同前　周南老

吳滅事已濟輕舟歸五湖洛下棄印歸千里懐蓴鱸甫里樂甘遯自比涪翁漁遭時固先後志操同一趨三賢凜高節媿彼名利徒萬古垂虹月清光炯氷壺

同前　王賓

功績收藏在短篷聲名抛擲與秋風筆牀茶竈輕簪紱今古三人氣味同

謁三高祠　吳一鵬

垂虹亭畔三高像猶有餘風激懦夫北面何心縻爵土東遊隨地是江湖冥冥霄漢飛黃鵠漠漠郊原漫緑蕪斜日瓣香增太息吳淞回首片帆孤

三高祠　　宋无

退能合天道隱亦是人豪借問祠前水如今幾箇高

本朝春秋二祀祝文

功高南越遂成烟水之游迹遠東曹遽動蓴鱸之興官辭補闕名號天隨景仰三公之高風激勵多士之清操

事迹顯於前代祠祀奉行當朝

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五

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藏